



鶴梁文鈔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91  
1





文庫11  
A/29/  
1

全 第 第 第  
四 二 十  
冊 號 架 棚

慶應丁卯仲秋新鐫

鶴梁文鈔

卷五

五

鳥梁文鈔  
藤田題辭



雁

一



志

志



高

鳥林  
藤田題辭  
四

高

宿澤文金



用

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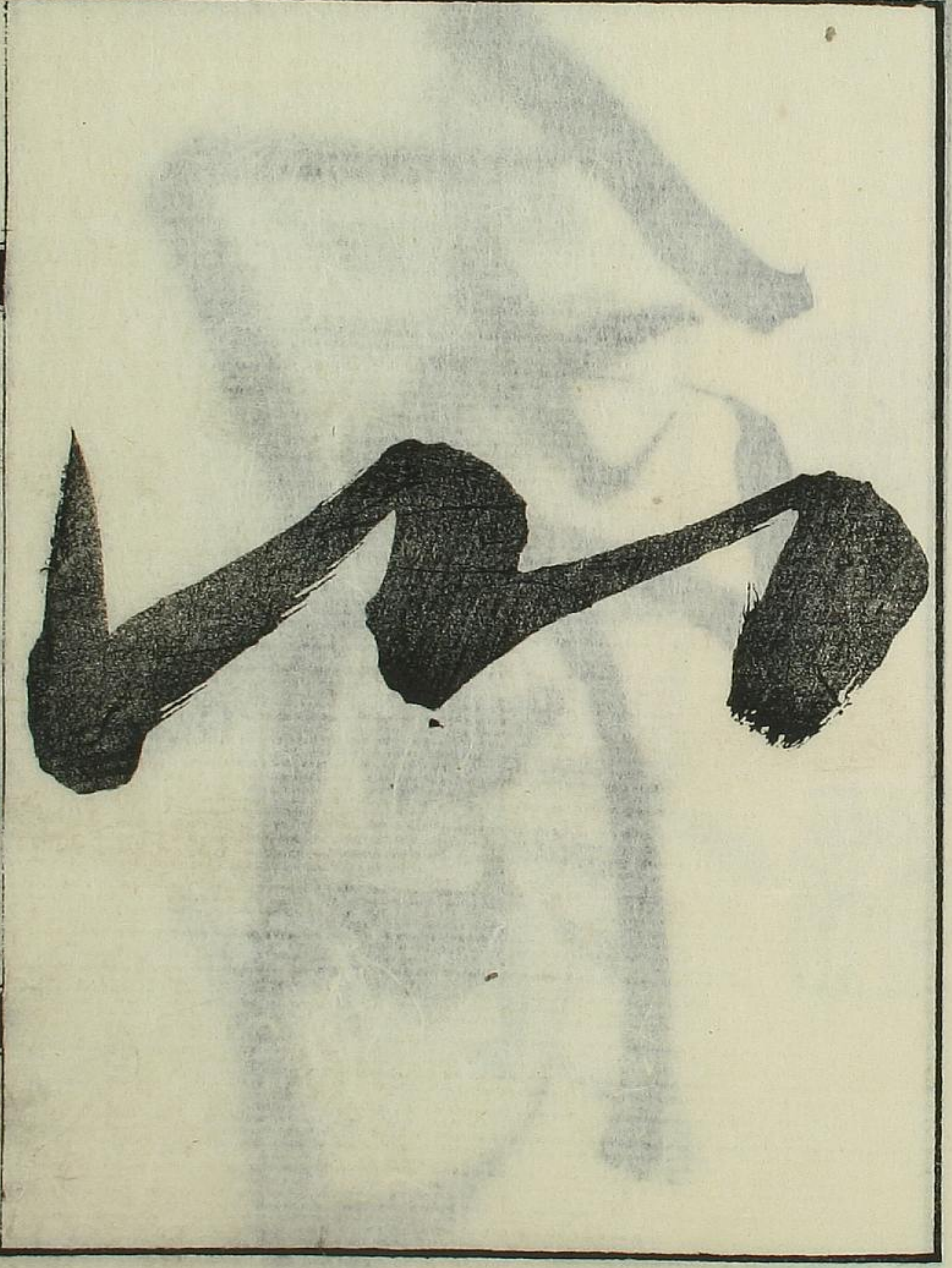
右

鳥羽少  
藤田題辭  
六

左

鶴澤文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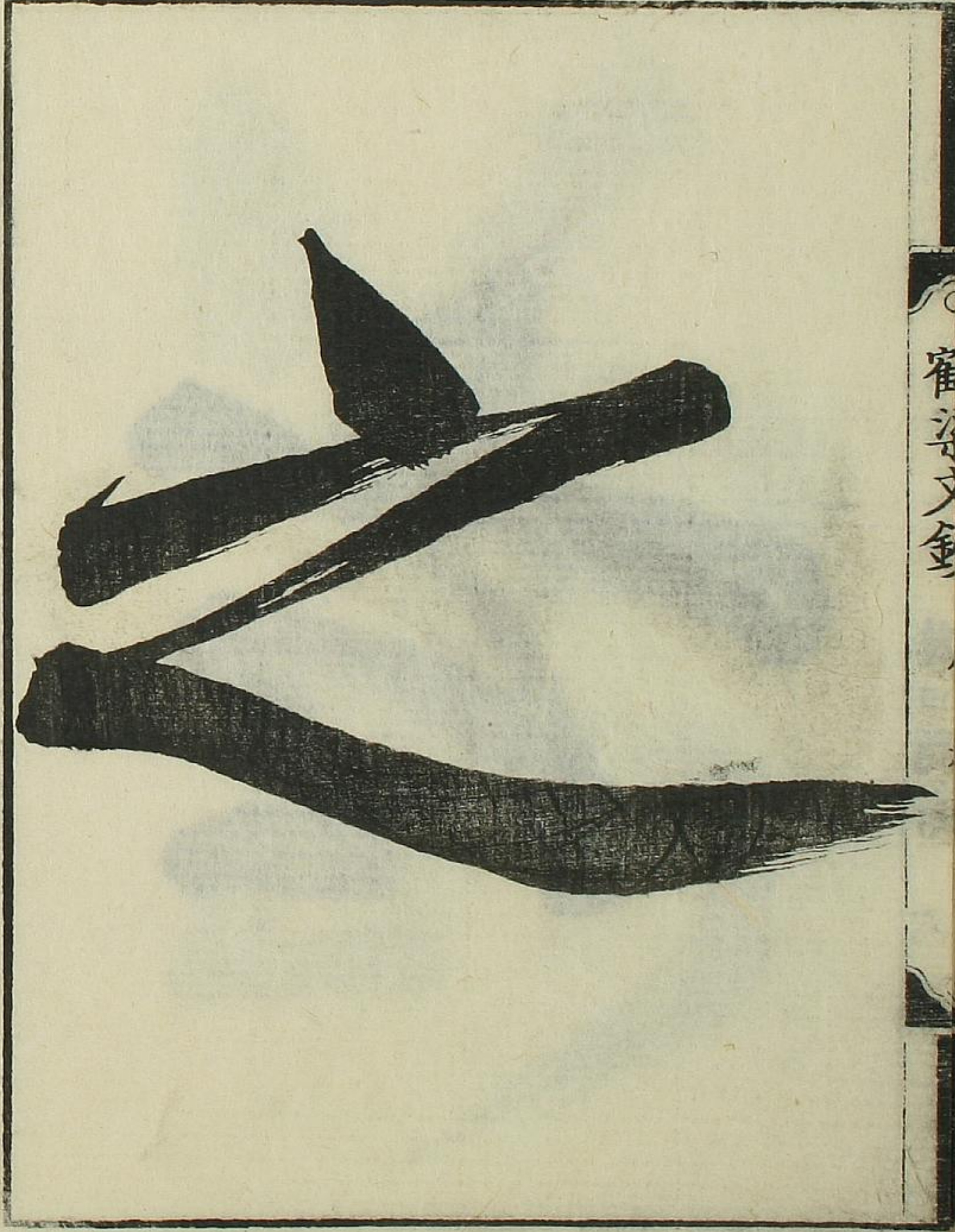




鳥梁之少

藤田題辭

七



鶴梁文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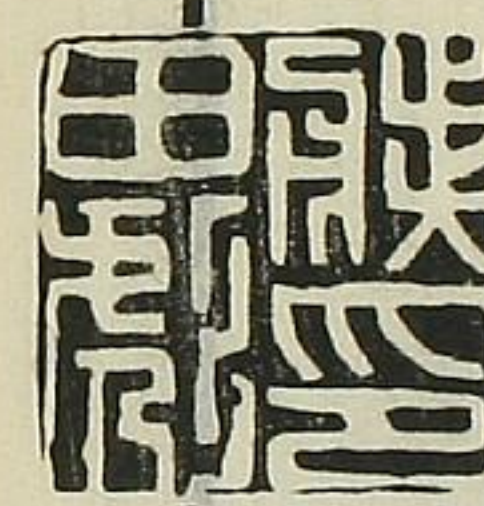


會

集



卷一



柳田泉文庫

鶴梁文鈔總目

第一卷

書一

與佐嘉侯書

與松代侯書

與土浦侯書

答櫻井小陵書

與藤森淳風書

答藤森淳風書

鶴梁文鈔總目



答秦壽太郎書

第二卷

書二

答藤田斌卿書

與會澤恒藏書

傳

佐藤隆岷傳

高橋生傳

僧方壺傳

第三卷

論

戰論一

戰論二

漢高祖論

說

師說

去陳言說

遠州薑說



哲婦傾城說

序一

活版政記序

活版東坡策序

溫飛卿詩集序

玉池社稿序

孫子鎔序

清名家史論序

第四卷

序二

滕本胡邦衡上高宗封事序

群賢圖卷摹本序

信山吟稿序

怕笑錄序

十日錄序

巖田綠堂書畫帖序

送巖瀨蟾洲序

送名倉松倉序



賀伊澤允堂轉町奉行序

紀事

紀貞婦某氏事

紀月仙事

紀熊澤助八事

第五卷

山金齋

記

靜古館記

梅花屋記

蘭竹草堂記

含雪牕記

四河記

惠濟倉記

別春居記

久菴記

材木巖記

游館山寺記

梅花深處記



惟有蘓齋記

、房記

第六卷

碑

烈士喜劔碑

桂光中根君戰績之碑

菅沼琉山碑

那須田又七碑

杉山翁立志之碑

墓碣銘

東原翁墓碣銘

墓表

豐山長野先生墓表

墓誌銘

女瑟墓誌銘

第七卷

雜著

題韓文公畫像



題遠州郡齋

又

題某主書畫帖首

題今切江圖

題花瓶

石卷山記

題松崎懽堂所刻陶淵明集卷首

題僧白隱畫達磨

跋希大書

記舟行

題華山人畫

題航湖紀勝首

讀項羽紀

故松代侯手簡跋

題華山人百花畫卷

圓右衛門像贊

題新製三遠州地圖

跋曾南豐文



跋王臨川文

跋蘇頲濱文

書墨竹後

為僧玄常題書畫帖首

第八卷

附載

四得錄

第九卷

附載

米澤紀行

第十卷

附載

麻溪紀勝



鶴梁文鈔總目終



鶴梁文鈔卷一

書一

江戶 林長孺



○○○與佐嘉侯書

十一月三日。林長孺頓首再拜。謹奉書佐嘉侯閣。下。天下豪傑之士。不及汲乎名。而名自至。蓋有實致此也。當戰爭世。一勇敢強有力之徒。一旦奮起。閭閻唾手取殊勲。况其人沈毅深慮。其所畫策。超出乎千萬人之上者乎。則其富貴榮達。美名令譽。



垂於竹帛。施於異域。固無足怪焉。然其所以取此亦其所遭時勢然爾。恭惟國家偃戈。殆三百年。君臣上下之分既定。萬國諸侯傾心。

王室親附

幕府天下人人安然高枕。乃雖有英豪之士而智謀勇力莫所施焉。然則昇平之世雖有其人而名果不可成乎。曰否。苟有真豪傑之士則無所求於世而稱譽之美。錙轟震耀自不可遏。天下人望稍歸之。不問世之治亂與位之高卑。唯餘光之仰

森田節齋曰一蹶逼  
出正意

又曰其在下云云句  
撇脫得妙  
又曰其在上云云句  
一篇提綱以下錯綜  
述之耳大文字法宜  
如此

瞻下風之欽慕不可得而禦也。長孺少抱經世之志。發憤讀書。又好與天下名士交。論其名公鉅卿。與山林隱逸。雖陋巷鄙野之流。苟有足相發明。我道者。則亦皆交友相資。其所交友相資者既多矣。故又得廣聞海內人士。孰賢孰否。人望所歸。孰是孰非也。於是乎乃竊求嚮者所謂天下人望所歸者。其在下者姑置之。其在上者則獨有閣下與水府前參議公。是天下之公論所在。長孺固不置私意於其間也。長孺竊聞閣下英明持達。遠謀深



慮蓋法先世恭盛公之武與恭國公之文恢而張之閱而肆之守長崎之藩鎮接百蠻之來虜其施為舉措出人意料而言論之妙與容止之偉皆足以使夷虜駭視仰瞻於是乎長孺益信天下物論之不虛矣長孺又側聞前參議公天資聰明文武兼全繼威義二公之遺緒尊

王室奉

幕府論君臣之大義辨國體之至要以此而勵一藩之士民以此而當列國之模範以此而參

節齋曰主客錯綜開合有法

幕府之大政以此而明天下之耳目宜乎天下物論與閣下並稱也噫參議公參天下之大政于東都閣下接萬國之夷虜于西海隱然名望為大日本國之重豈非所謂真豪傑哉閣下與公名望既已如此則天下之士仰瞻欽慕於閣下與公者冀辱閣下與公之知以望一詞一章之惠者何限而不可輒得矣長孺則皆得之閣下與公豈非幸之至大者哉閣下之接長孺撤城府披心腹談經史之奧義論古今之形勢趨陪之際促席接膝



笑歡移時。閣下眷遇之厚如此。長孺感激流涕。以銘心肝。長孺雖未得謁見參議公。其賜詩章也。不一而足。乃併閣下所賜詩章數幅。揭之堂上。日夕諷誦。以寓欽慕景仰之意。且欲以示天下之士。以閣下與公容衆愛士之一端也。抑長孺又有過慮。至憂焉。請試陳之。左右昔者周公佑武王。勤勞王家。武王既喪。成王幼冲。三叔流言。動搖周公。夫以周公之聖。又有叔父之尊。而尚不免三叔之流言。今閣下與公。其賢皆亞於周公也。至論其地位。則

節齋曰。一意盡處。乍出一意。

非有叔父之親也。非有攝政之任也。則不能保他日之無流言矣。伏願閣下與公。豫為之備。不以少嫌而退避。亦猶周召二公。篤棊。則天下之事有望焉。方今夷虜強梁。有足慮者。而天下之人。所倚以為重者。實在閣下與公。則閣下與公之進退。是天下安危之所係。豈可忽諸。長孺位卑職賤。狂言妄議。至此。其罪亦甚。閣下若宥其罪。恕其狂。取其可取。則其為幸大矣。更請閣下與公相見之日。試以此言質之於公。則長孺之為幸益大矣。長孺恐懼。



再拜。

齋藤拙堂曰。企慕之餘。進規諷之言。是公敬愛之苦心。二公必有所感悟歟。

藤森弘菴曰。傑作。

長野淮海曰。文氣豪邁。真足壓倒一世。

森田節齋曰。正正又堂堂。此等大文字。非學有淵源不能為。此法林君受之於豐山先生。僕受之於賴翁。

○與松代侯書

十月十八日。林長孺謹再拜。上書松代滋野侯閣下。長孺嘗側聞閣下以不世出之才。博究天下之書。不挾諸侯之尊。以接天下之才。蓋一代賢諸侯也。然未得聞其詳。其後長孺與閣下之臣澁谷碧山寺久道等相識。因得悉之。蓋閣下之治邦施仁政。尊學術。教孝悌。恤窮乏。而其愛人材尤厚。既羅絡之。又育成之。雅量包容。掩疵棄瑕。要在用其所長而已。是以下民感恩戴之如父母。士大夫爭以其所長自效焉。邦內肅然。號稱能治。於是乎私心



愈益欽仰。欲一瞻望鈞表以開鄙衷。然以干謁之非禮未敢也。何圖頃者閣下辱賜召見。誨諭縷縷。且賜以陸宣公奏議一部。長孺誠惶謹受其教。而拜其賜感佩何極。長孺少時好宴樂豪肆。頗取世俗誹怪。及年廿四。一旦自耻且奮曰。男子生斯世。終身無用于天下。雖生猶死。雖然。今既過弱冠。欲兼修文武之業。亦已晚矣。於是乎專力文學。已垂一紀。雖未至成業於儒者之道。文詞之事。自謂不甚。後常人。然以未足為天下用。自憂。今乃不為盛

德隆官若閣下者所棄。則是朽株生色。駑駘增價。亦自信終不為天下無用之人矣。因又自思。長孺天性崛強。不好側媚團柔之態。喜求天下英偉豪傑之士。與之相友。夫英偉豪傑之士。誠可喜矣。然往往自負其才能。其於接物處事之間。踈弛倜儻。或多不合事理者。求其能敦厚誠實。孝友忠直。曉於事理。通於人情者。益無幾也。夫宣公當德宗之朝。君闇臣佞。事固有甚難為者。而宣公處之一無失着。其諫君訂事。皆合事理人情。莫不周全。是所



謂英偉豪傑之士。而無瑕疵者耶。今閣下賜長孺。以其奏議。想其有所戒於長孺耳。長孺敢不愈益感拜。閣下之賜。於戲。閣下用心深遠。恩惠之厚。施及於微。最如長孺者。亦足以知閣下德業隆盛。人人稱揚之不誣也。謹修一書。敢布謝意。長孺恐懼再拜。

藤森弘菴曰。勁而肆。

長野淮海曰。此係林君少壯作。然筆力雄豪。不同近日文字。

與土浦侯書

三月五日。林長孺謹西向再拜言。土浦侯閣下。閣下職尊德高尚。自視欲然。欲廣得天下之士。與之交。友以補益高明。乃不以長孺之無似。叨有知己之言。又辱下交。屢賜寵召。而長孺頑鈍無禮。未嘗拜趨升堂。以謝其恩。然不徒不加譴責。又嘉其不媚權貴。及閣下為大坂城代。尚賚遠物。以辱下問。昔唐韓愈求仕宰相。書凡三上。而皆不報。今長孺未嘗干閣下。而閣下辱下交如此。雖以長孺之愚。



豈可無知己之感乎。然長孺自顧無才無藝不足有與為而閣下獨善視之。雖出於汎愛之餘亦恐傷知人之明。周公為輔相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其急於求士如此。故前世得士之盛莫如周公。而治功亦鮮出其右者矣。然未嘗聞其愛愚人庸士也。則閣下之求士也無乃與周公異撰乎。天下之廣人物之盛其間必有真士矣。如長孺者實非其人也。閣下臣鈴木内匠大久保要等皆廣交四方知名之人必能知天下之真士。閣下諮而審之。

則得其人也不難矣。想閣下才德官次應不久而昇宰輔之位誠能舉天下之真士以友之用天下之真才以任之則周公治功亦可庶幾也。長孺雖愚亦頗知天下名士今錄某某姓名畧注其才行于各人下謹致諸左右閣下求士苟以供參考則其亦庶幾於為一助歟。

藤森弘菴曰見極卓論極正使昌黎見之恐當有慚色。

○答櫻井小陵書



長孺啓。昨枉來牋。論以足下近升目附之職。任重責大。欲使長孺極陳天下之大計。以補益高明。長孺職賤學陋。不與聞天下之大計。豈足以副所望哉。然已蒙下問。不容默止。乃弗敢自辭。妄陳所見。抑天下之大計。其目甚多。不易一朝詳悉。姑就足下之職而述之。夫目附言職也。言職之任。莫善於大開天下之言路焉。夫廣視天下之事。熟察天下之物。論其淑慝美醜。辨其是非可否。天下之一善。我君莫弗知焉。天下之一惡。

我君莫弗聞焉。盡決天下之壅蔽。徧徠天下之賢俊。萬綱修舉。治具開張。天下億兆之民。悉蒙雍熙之澤。此謂堯舜之治。而使  
我君能至此。豈非言職之責乎。宜其以為任重責大也。蓋任重則不可獨力任之。而責大則不若與衆詢之也。夫目附之為員。止於十人。以十人陳列天下之大計。孰與使天下之衆口廣述周言焉。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誠以賤人之言至理存焉。今大開天下之言路。使天下人士苟欲言者。不問貴賤。



直至

幕府。據其胸臆。公然建白。則天下人人皆目附也。豈止於十人哉。於是足下與同僚上下議論。是其是而非其非。則天下之事。庶幾乎皆得其當而無復遺策矣。今置目附十員。以為天下之言職。備則備矣。然若使天下人人皆為目附。顧不更益備耶。噫。以天下之公論而定天下之大計。是亦萬全之策也。雖然。器局狹小者。決弗能為。故長孺未嘗陳諸尋常俗士也。唯足下胸中恢恢。不敢以職事深

秘。問長孺以天下之大計。長孺亦豈可不答其厚意哉。夫稷契皋陶。雖職各不同。而其懋於職事也。心靡弗一矣。今足下言職也。固與宰輔之任不同。然能法稷契皋陶之心。以懋足下之職。則稷契皋陶復生今日也。於是乎。堯舜

我君亦不難矣。足下苟不從事于此。而曰我君不能為堯舜。則不敬之甚者矣。足下豈可不思哉。鄙見如此。足下以為如何。

森田節齋曰。竒論確論。



又曰。天下字重複成姿。如讀古文。

與藤森淳風書

淳風足下。古之君子。道行則顯。道不行則隱。隱斯貧。顯斯富。富者人之所欲也。貧者人之所惡也。君子固非欲人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欲也。唯人之所惡者。有未必可惡者。人之所欲者。有未必可欲者耳。初淳風之至土浦也。其君欲建國學。使淳風掌其教。國人皆有所矜式也。於今已幾月矣。而未聞其事就緒。所遇待亦頗懈焉。此豈非簡賢棄禮耶。

長野豐山先生曰此  
轉換處甚佳

則不足與有為可知也。然淳風尚自以為未可去歟。易曰。君子幾不如舍。又曰。嘉遯。孔子之在魯也。季子三日不朝則行。孟子之至齊也。於崇見王退而有去志。然則君子所自處可知也。且夫才若淳風。廉若淳風。詞章艷麗若淳風焉。往而不得志哉。僕必知淳風之不亦貧賤也。則何必於土浦哉。夫江戶固大都會。天下諸侯之所輻湊。淳風果能垂帷于都下。守志固窮。坐而求善賈。則不出三年必得志矣。然則身雖姑隱。終必顯。道雖姑藏。終必行。



豐山先生曰繳前孔  
孟一段粘接淳風過  
渡照應妙  
節齋曰不可無此一  
轉

一藏一行。能制道之伸縮。一隱一顯。能守身之進退。此古之君子之所汲汲。而僕之所期於淳風。亦豈外此焉哉。雖然。孔孟終身不能顯榮。豈非天邪。天不可違。雖聖賢無如之何也。天果欲使淳風不達乎。雖留土浦累數十年。而其志不可行也。請淳風察焉。僕近患眼。百事皆廢。靜坐間卧。察我道之行藏。所見頗有異於他日者。乃進狂言如此。淳風以為何如。僕眼昏。使塾生櫻井次代書。勿以為怪。時方秋暑尚烈。伏冀為道自珍。不罄。七月五日。長

孺白。

長野淮海曰。何等識力。

三 荅藤森淳風書

淳風足下。土浦之待兄。不以行樂跋涉為賢。而以讀書能文為重。而兄之至土浦。亦其初意在此。僕謂兄必當揮洒文墨。稱道聖賢。俛焉無所怠。頃獲來書云。無日不出。無地不至。幾極湖山之勝。僕讀至此愕然。何其所為。與前日之所期。忽相背馳也。此僕之所以不解也。雖然。賢者胸中固不可測。若



或兄之行樂。其意將養氣於湖山之巔。儲積鍛鍊。他日能發諸其文。如亂峯聳嶂。起伏隱見。如層波疊浪。翻騰活潑。使讀者心目俱驚。亦未可知也。然則今日之跋涉。即他日之文章。謂之前日之志。亦可而僕之所望于兄。亦不外於此也。否則僕將乞教以解其惑矣。書中又云。社會談論。想當依舊。此實如來論。然比諸曩者。如不及齋之集。豈足道哉。因憶當時捉筆臨紙。一氣成文者十數人。可謂我社之盛。莫與京也。今皆去之。各國霸雄一方。佳期

難再。僕不能無憾也。今但與某某等數人。相與論文語古今。想兄亦當發慨於此。所惠高作一篇。有一唱三歎之妙。以示同社諸友。諸友亦皆贊稱。不容口。然僕猶未飽也。願速得與觀。足下之一大文章。佇望佇望。寒威日逼。千萬自玉。

森田節齋曰。湊合出於自然妙。

二。答秦壽太郎書

四月三日。林長孺再拜。答壽太郎。秦君足下。昨承手教。忙手開緘。讀感慰何極。來諭云。足下十年前



略聞賤名於江戶。今復因部民利藏之言得詳知  
僕近事。謀以僕為有治民之績。遙為三遠兩州賀  
得福星。讀到此。不覺慚汗溢背也。僕素謏陋。無才  
略。甚怪。今見許太過如此。僕到任以為職在治民。  
夫治民之道。先在修己。乃自加鞭策。慎身守儉。其  
作事也。以不費民財為務。絕請謁。禁苞苴。其聽訟  
也。以不致民冤為主。平生所為。不過如此。然此等  
事。世俗之所笑。以為迂也。况三遠民風狡猾。俗尚  
詐欺。教條所施。往往方枘圓鑿。不可相合。然在部

之久。二三父老。或有安僕樸拙者。而不能移風易  
俗。令部民一。一出此也。不知利藏以何等語致諸  
足下也。來諭又云。足下聞僕恒稱白石蕃山才學。  
乃喜其與高見合矣。僕亦得足下此言。自慶天下  
有同志之士也。夫白石蕃山。實豪傑士也。高才博  
學。於我

皇國。鮮出其右者。至其經濟之畧。則所發明。往往  
出人意表。後之談經濟者。多不能脫其範圍也。今  
僕徒欣慕白石蕃山之才學。而功績之實。不能效



其什一。誠為可愧矣。會有轉任之命。將以來月還  
江戶。事務匆忙。百不盡一。長孺再拜。

藤森弘菴曰。述民政之要。委曲周密。莫謂今  
天下無白石。蕃山其人也。

長野淮海曰。簡勁切實。

鶴梁文鈔卷一終

鶴梁文鈔卷二

江戶 林長孺

書二

○○答藤田斌卿書

斌卿足下。四月二十九日。相良芳太郎來達斌卿  
手書。書意慇懃。感入肺腑。僕素切瞻望。忽獲此書。  
喜不自禁。且卜日佳。召將以摳趨。及期。寒疾暴作。  
不可以風。末由往見。誠以悵惘。今疾少差。醫戒勿  
出。乃作一書。以請教。僕聞聖賢不為己甚也。而有

藤森弘菴曰。大綱領



時乎為之不好辨也。而有時乎好之。周室東遷之後。邪說誣世。謫詐暴行。殺父之子。弑君之臣。往往而有。孔子懼作春秋。乃使亂臣賊子不得作。其功至大矣。然春秋天子之事也。以匹夫而擬天子。不亦已甚哉。及七雄爭強之時。異說益熾。紀綱益弛。聖人之法益圯。孟子懼作七篇。使楊墨之徒不得橫行。其功亦盛矣。然以其英邁之氣。出過激之論。不亦好辨哉。是孔孟皆好辨為已甚也。然使孔孟不出於此。則安足以為孔孟哉。孔孟能出於此。是

弘菴曰抑揚有法

又曰斷得確

又曰筆力週遭尤見其章法

後世之所以仰望師尊焉。而其憂世恤民之意。亦可謂深且厚也。然則其自謂不好辨。不為已甚者。何也。此論其常而已。方時勢衰亂之時。不若斯之激。則未足以救之。是以斷然為此。不敢少顧也。雖然。其為已甚也。不害於道。而其好辨也。不傷於義。是聖賢之所以能處變也。我神州開闢以來。

皇統一定。綿綿弗絕。與彼海外帝王。動輒革命者。固不可同年而道也。昔時風俗淳朴。民皆知義。其後



大亂相繼。群雄哮矚。蒼生魚爛。殆數百年。而人士尚能輕死重義。節操堅貞。卓越乎萬邦。豈不美哉。今也昇平既久。上有

明

主賢相。洪模碩畫。秩然不替。雖異域三代之盛時。恐不能過之也。雖然。僕觀當今人士。節義之風衰。而俗儒之說大行。夫士氣之萎。繭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復之之方。不必在位者獨任之也。書生建言多。唱節義。挽淳推漓。嘵嘵不已。則遠近響應。人人自能振起。然後士氣可奮也。往昔貞享元祿。

弘菴曰。幹旋入本事有力。

又曰。有見之言。然其實亦出於不得已。讀之使人慨歎。

之間。文章尚未甚盛。方是之時。京有仁齋。東涯。江戶有徂徠。鳩巢。皆首唱文章。以指麾人士。則人士和之不敢後。乃不數年。而文章之盛。殆抗乎西土。至今愈益彬彬者。實伊物諸子之力也。夫伊物諸子。皆在下。儒生耳。而其驗如此。故曰復古之任。不必在上之人。而在于書生矣。雖然。當今書生。或冒貨利。或修邊幅。或媚王侯。以姦諛竊寵。要皆荀子所謂偷儒耳。安知有所謂節義者哉。是以當今書生。無一人能以復古為己任。建旗鼓。招後進者。詰

又曰。可慨。



弘菴曰慕焉俗儒之  
口吻逼真文章亦淋  
漓振盪  
又曰照前作一小結  
又曰過渡處不費力

又曰引古語折入本  
事妙

之則曰孔子不為已甚也。孟子不好辨也。苟學孔  
孟者，豈可敢為過激之事哉？噫，亦陋矣。僕久慨于  
此，竊不自量，常有復古之志，而末學綠才，安勝其  
任哉？側聞斌卿先君子幽谷先生，嘗唱節義于常  
陸，常陸之士翕然從之，而其門下士會澤恒藏諸  
子，行業赫赫，皆先君子之力也。而先君子之說未  
周于海內，視之伊物諸子，猶駮之靳也。語曰：據高  
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遠。夫伊物諸子居天下大  
都之衝，而先君子乃僻在東陬，故爾歟。今斌卿乃

在江戶，若能奉家學以從事於復古之任，則其勢  
豈難為哉？但未知斌卿所志與僕所言同異，果何  
如也。若斌卿能如僕所期，真不愧為孔孟之徒矣。  
僕雖不敏，願附驥尾，以遂宿志。斌卿若曰：此大業，  
無位者決不可為。姑善吾身以待來者，則僕竊為  
斌卿不取也。僕與斌卿未有一面之識，敢猥布腹  
心如此，狂妄冒瀆，其罪夥矣。然斌卿既辱惠書，又  
叨佳召，僕安敢不傾倒所懷以答其意。幸斌卿恕  
其罪而察其意，惠以教誨，感曷可言。伏竢伏竢，五

又曰一摛一縱結得  
極周匝



宿澤文金卷一  
月二十三日。林長孺再拜。

松崎慊堂先生曰。文氣道上。無一慢筆。

又曰。自任甚大。古人所謂非汝之高吾之卑也。此文之謂歟。

佐藤一齋先生曰。議論痛快。足見狂者進取之志。

藤森弘菴曰。矯健遒勁。揮揮自如。是制龍擒虎之筆。末段尤見其抱負。

又曰。長孺氣健膽大。是以文亦有光燄。我豈

山師曾許其應以文章名於世。今讀此篇。然後知其言之不謬也。

森田節齋曰。論雖頗涉好奇。非淺人所能辨也。

○○與會澤恒藏書

十一月三日。林長孺白會澤恒藏足下。夫修史之典。所以鼓吹善良。懲創姦凶。以供人主之龜鑑。以示億兆之勸戒。不可一日而闕焉者也。在昔

王室之隆。上宮皇子舊事。舍人親王書紀而下。歷世



勅撰之書。雖其體裁史法未為完備。亦可以觀當時政治之大槩矣。其後

宸極弛綱。亂離相踵。史喪厥人。修史之典。益蔑如也。逮我

東照公之勃興。殺戮鯨鯢。洗蕩氛。偃武修文。四海廓清。於是有儒者之召焉。有群書之輯焉。而尚未及夫修史之舉者。蓋將俟其人於異日也。伏惟西山義公。識見遠大。學問淵博。延聘碩儒。講究討論。以撰成一書。名曰

大日本史。以遠繼

朝廷之廢典。其議論之正。文章之美。搜羅之博。體例之嚴。較諸舊事書紀諸書。益有間矣。於是乎嚮者東照公之所俟焉者。至義公而成。義公之功。可謂偉矣。想

東照公在天之靈。亦應欣然揚眉於冥漠之中矣。但其書訖于南北一統而止。詳于前而略于後。諺所謂造佛不開眼者。非耶。天下議者。不能無遺憾于茲。何者。自應仁



之大亂降及天正之季。天下治亂興亡之跡繁矣。是皆不可無紀者。况

東照公止戈肇治之功。光于前古。而範于後代。是最不可無紀也。以故貴藩安積覺著

烈祖成績。大坂中井積善著逸史。然皆止於

公之一世。自

公而上。畧而不詳。且二人之書。皆編年之體。而非紀傳之體。與

大日本史異。然則後史之撰。非貴藩而誰任之者。

貴藩之以史學聞於天下也。尚矣。鴻儒碩學。巧文妙筆。今尚彬彬然。天下無敢與貴藩抗者。而恒藏為其魁焉。聞恒藏今職居史館總裁。則修史之任。於恒藏為最重。恒藏固當日夜淬勵。率先同列。以早就其功也。果然則不獨上之繼

東照公及義公之遺意。而下之可以釋天下議者之遺憾也。嗚呼。以恒藏之才學。當修史之重任。而徒替延歲月。不能成功。僕恐怠弛逋慢之誹。恒藏其無所辭歟。昔唐韓愈居史館。不作史。柳宗元貽



書切責之。天下後世以為公論。僕雖未辱，恒藏之。交誼。然今倣宗元之為，作一書以呈瞽言，會貴藩菊地十全來訪，乃以書附之。若以愚言為不當，請教以啓蒙之諭，幸甚幸甚。匆匆不備。

藤森弘菴曰：信手寫出，有曲折自如之妙。

長野淮海曰：筆力雄健，林君本色。

森田節齋曰：從柳州論史書得來，變其面目，所以為林君也。

傳

○○佐藤隆岷傳

佐藤隆岷，會津人，名惟清，號活菴。又號谷神齋。隆岷，其字也。少負奇志，善罵，欲成名於天下。其初出鄉閩，自誓吾不衣葵章衣，不復生還矣。葵章者，幕府徽號也。來江戶，依故人某，某賈也，專事會計。隆岷一罵乃去，然無常居，以處士客高門雅子家，喜讀書，背誦易論語老莊傷寒論古今和歌集，最好軒岐氏術，於其術有所自得焉。然以其善罵，不為世所容，僅業按摩以為活。時潮留橋有酒店，以



鰻炙名。每暮有客三人來喫鰻。一碟酒一陶。如是者數歲。未嘗一夕廢。主人怪問之。皆云。吾等有夙志。恐不成。故藉此以助氣力耳。三人其二行商。其一即隆岷也。久之隆岷僦一屋于芝濱。既與屋值。屋主更索酒資。不應。則中以冷語。隆岷大怒罵之。拔刀欲斫之。偶有任俠某。過觀曉諭兩解。遂引隆岷而歸。款待甚至。某多養拳勇少年。號曰兇分。於是告人曰。吾獲奇兒矣。隆岷聞之。罵云。吾豈為汝輩養子者乎。某謝留不肯。振袂而去。初荒川土州

妻疾十餘年。醫藥無一效。令隆岷診之。試問處劑如何。隆岷忽罵曰。君非醫人焉。知醫術。然吾術疎。不為人所信。亦足愧已。即奮拳打破藥籠。侃然去。而弗顧。土州曰。奇士也。術亦應奇。乃令治疾。遂癒。爾後醫名大發。及土州為清水府老。建白為其侍醫。於是隆岷

賜葵章衣。果遂其誓矣。向二商亦各成其志云。鶴梁子曰。嗚呼。隆岷真奇士也哉。前後言行無一不奇。然尤奇在善罵。而其罵土州。又奇之奇者也。



遂以此顯名。夫善罵固非美德也。然如隆岷之善罵亦不為虐。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其隆岷之謂歟。

森田節齋曰：以罵字成文，奇奇。

◎◎高橋生傳

高橋生，名某，稱喜右衛門。武州川越人。為人縱逸，負氣健步，過人尤嗜書法。來江戶客寓數年，困極仕。

幕朝士橫田新五兵衛家，囊無半錢，弗恤也。暇則

從事於學書，書一以僧空海為法。常懷其墨本，時出臨摹，又好遠行，行不必尋佳山名水，亦不必訪奇技異能之士。唯漫然杖履信足而步耳。有時陟降山阪，跋涉原野，一日行數百里，曰：快矣。旬餘不遠行，意殊嗟嗟。其在路上小憩，亦必展玩空海墨本，好作大字，字方二丈餘，楮墨之費不能自辦。及其欲書也，輒携一巨棒，馳行大師河原。大師河原在都南郊，白沙平鋪，可畫以作字。生乃出空海墨本，熟視久之，意有所會，欣然大呼，躍身揮棒作數



森田節齋曰文亦活潑飛動

鶴梁子曰高橋生之健步大字雖偏哉亦一能也古之人有雖一技一能之微必收而不棄者如我楠河州祿善泣之人彼孟嘗君養鷄鳴狗盜之士皆是也。想使生逢楠河州孟嘗君則不憂其不遇矣。而今世無復其人也。余深為生惜之。  
森田節齋曰通篇以三曰快矣句呼應成文。從魏叔子大鐵椎傳得來。

又曰絕奇絕奇

又曰一結妙

僧方壺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人問之方壺

、〇〇僧方壺傳



皆不應。或曰：江戶人少時為父復讎，棄家為僧，因自韜晦，甚嗜詩酒，好與窳儒貧生交。人與詩酒輒喜膜拜，不與則涕泣乞之。不必論詩酒美惡也。常携一瓢酒，行傾飲，醉則叩瓢吟詩，嗚嗚大慟。及倦，望卧路上，優然自適。群犬遠吠之，方壺亦吟以和之。遂與群犬近，且狎。或望月于橋下，或賞花于路傍。輒曰：恨此樂不令太白見之。余久聞其名，未嘗相識。一日，集主徒講易，有僧來扣余門，未及延接，已突入坐，乃問云：大極如何？余荅以無極，則大笑。

節齋曰：一結尤妙

曰：吾聞子貧，儒有詩酒癖，乃來耳。今聞洛閩愚說，使人發嘔，子勿復言矣。於是傾瓢飲，高歌旁若無人。忽賦一詩贈余，余見其落款，始知其為方壺也。乃相與驩然對酌，方壺亦狂態百出。與在路上時不異。後屢來以為常，及余命劇職，不復來。

鶴梁子曰：方壺狂浮圖，固不可律以常道。但觀其詩，頗可誦，又甚窮，逢人乞飲，而未嘗過於顯門。蓋豪傑之士，喪志有所托而逃焉者歟。

山田方谷曰：三奇人傳，文勢快活，潑潑欲飛。



想明公文中。尤得意之作矣。蓋明公胸中所蓄之奇。得三人而一時激發。以成此妙文。宜乎與他篇自異觀矣。

又曰。三奇人雖皆非常之士。非有事蹟可觀者。自非明公愛奇之切。其誰記而傳之者矣。僕嘗聞明公少壯之時。奇偉磊落。以不羈稱。今則鍊熟世故。不露圭角。以所曾聞視之。殆似非一人者。然讀斯傳文。則知當時好交奇士。愛重不措。想其所自為。亦多奇偉之

行。有如所曾聞者也。敢問明公自顧往事。果為何如。

森田節齋曰。三傳皆佳。僕尤服高橋生傳。



鶴梁文鈔卷二終

濱松内田周平藏

鶴梁文鈔卷二

010190527560

48 13003



